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真实

ZhongguoZuojia

JingdianWenku

光明日报出版社



江 灏
左建明
孙 鸢
满都翔
麦

卷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真实

ZhongguoZuojia

JingdianWenku

光明日报出版社



江 灏
左建明
孙 鸢 翔
满都麦

卷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495 印张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 套

ISBN 7-80145-554-1/I·66

定价:2290.00 元(全七十六卷)

前 言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能真实，学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学的昌盛，才能确保有深刻底蕴的持久不衰的昌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其文学之盛更是代代相习，薪火不断。中国当代文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产生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声誉的优秀作品和许多文才横溢、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以宏扬新文学、新文化为己任，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从新时期文学的成绩中得到滋养与熏陶，特联合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作家经典文库》，本文学作品几乎囊括了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所有精品，是每一位文学爱好者乃至普通中国人所必读的文学范本，必将对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发展直到整合过去，指引方向的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直属主办的刊物，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大型文学月刊。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代著名作家几乎都是它的作者，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代里，中国文坛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脱颖而出。为了回顾和检阅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实绩，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发起，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同参与编撰的此套《中国作家经典文库》，如期问世。张宇、何申、谈歌、关仁山、徐坤、肖克凡等一大批老、中、青三代优秀作家的倾力加盟，为本套文库增辉添色；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诸多体裁的优秀作品空前集汇，计有七部长篇小说及报告文学 11 卷，64 位重点作家专集 41 卷，散文 12 卷，短篇小说 2 卷，中短篇报告文学 7 卷，诗歌 3 卷，共计 76 卷，这些优秀作品与作家集合到一起，以文库的形式展现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崭新风貌，并眺望未来文学的发展道路，是新世纪之初文学界翘首已久的大事。基本涵盖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坛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大批的优秀作品构成了二十年来华语文坛的扛鼎之作，经过时间与读者的历练，成为公认的传世经典，必将溶入民族的血液当中。继而泽被后世。

本书编委



目 录

江 灏 卷

纸 床 (1)

左建明卷

水之谣 (44)

孙鸢翔卷

阴阳鱼 (85)

满都麦卷

三重祈祷 (136)



江 灏 卷

纸 床

很多事明白如星。有叫向小米痛心的事实：女儿的白血球上升到28万，还没有停止的意思。

向小米知道：自己是带着恐惧的神情，从医生那儿看化验单的。她合上眼帘，真的说不清，用什么能安慰自己的泪水如注。

下雪了。细细的雪花从天空中飘落下来，悄悄在医院大楼的周围凋落了。她疲倦地歇在门厅，想着那难以启齿的事情。

真该走了。她步行回家要40分钟，住处是在西郊。早年，是一家医院的传染科病房，谁都不知道，那幢楼房有多少年岁了。

楼房老了。墙皮，因为风雨的侵蚀早已变颜变色，象发霉的面粉。向小米从远处看到几乎每家的窗户下面，都悬挂出大小不等的容器。邻居们在利用“天然冰箱”。

一个男人从楼道里走出来，大头宽身体，姓刘。他见了向小米后连忙打招呼：“向老师，小秋的病好些了？”

向小米已经是一筹莫展，嘴里却说道：“好些了。”

他不再吭声了，举起手，就象老雕抓食似的，把手插进煤球炉的把儿里，拎着炉子走回楼道。于是，从楼道口开始，撒开了烟雾。

飘洒的灰尘威胁了一位外来的妇女，她便忍不住地说：“喂，讲究点。”



老刘不理这个茬。在他看来，这里是灾区，还讲究什么。向小米也觉得：狭小的空间，过量地容纳着人，使自己在这幢楼中就迷迷糊糊的，已经不留意周围的环境了。

向小米住进这幢楼房的时候，是一个没有风的大热天。没有脚步声，没有说话声，却有阴森森的感觉。20多年过去了。楼上楼下被先后搬来的邻居安排得满满的。房门的左边或右边，一定要盖上个“木头盒子”盛东西。水果筐、破纸箱，被高高地悬挂在楼道的天花板上，晃动来，晃动去。让人心有余悸。

实际上，这里的人们就是生活在“木头盒子”里。房间的面积被统一盖成7平方米，让当时的传染科病人别无选择。

向小米住在二楼的最里头。她躲过几处障碍物，走到自家的门口，熟练地把钥匙插进自家的锁眼里。

她没有忘记今天是“年三十”。

桌子上放着6斤馒头，地上的塑料袋里放着4斤带鱼。这是学校分的年货。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机关、企业、学校都流行起“公费过年”。从跨进腊月门开始，人们便陆陆续续地往家拎东西。向小米所在的学校属于“小气”户，也难免要分点年货。

她没有心思过年。此时，她期待医院使女儿能战胜“病危”，自己能圆满女儿要求的一张床。她不知怎样做才好。可是，她真希望。

人在失望中总是抱有一线希望。向小米好一阵子陷入了这种希望和伤心交织的心境之中。直到一阵寒冷袭来，她才用手揉了揉有阴影的眼睛，使疲倦的身躯尽量显露些精神来。

她拉开抽屉，取出那份要求分房的“申请”，展在手里看着。觉得自己很可怜，参加工作20多年了，一直住在这里。也不奇怪，每每分房的时候，准是一团糟。人们会调动所有的智商参战。结果，人多房少，闹得大家都不愉快。当然，她倒是选了一个“回避”的好办法。

一直等待着阳光照在自己的头上。现在，她不能再等待了！



无论如何，她今天得去送“申请”。对此，只有向小米心明如镜。她一拖再拖，总觉得不好意思，总觉得说不出口。直到女儿病危，直到女儿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妈妈，我不要营养药。我只要一张床。”

所有的女孩子，总有一天，要和父母分开睡。最基本的需要，向小米也懂得这个。因为她既是女性又是母亲。

可是，她是“模范教师”，不是称职的母亲。她很内疚，一直没有给女儿解决一张床。女儿已经 16 岁了，还和父母睡在一起。

向小米有一种预感。这种预感来自女儿的病危，它在向小米的脑中形成了强烈的对抗情绪，使她进入“豁出去”的情境。她不能不去副局长的家里……

她看了看手表，时间不允许在家里久留了，才紧张地从木箱里翻出一件中式棉袄。穿好后，用梳子简单地理了理短发。找了一个纸盒，从窗外把对虾拿进来放在里面。

纸盒大，对虾少，显得空空荡荡。她把对虾拿在手里打量着：冰块遮盖住对虾的模样，看不清对虾的身长，只有几根虾须贴在冰块的外缘。当此际，它被弯曲于狭窄的冰块之中，只为了人类现存的食欲吗？！这一启示令向小米懊恼不已。

大海是辽阔的。对虾栖在其中，与陆地的人类对照出绝对的优越。而一切的一切，又因为人类那种灾难性的快感，使亿万个对虾丧失了生命。

二

雪花为什么而高兴？把自己细细的身躯换成宽大的鹅毛绒，温柔地在天空、在大地展现着一派纯洁的景象。一个男人，朝着天空张开了嘴巴，一动不动地承接着匆匆而来的雪花，很空廓地叫喊了一声：“好大的雪！”

没有人注意那声叫喊，雪花不过装饰着季节，世界还是很黑暗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

向小米相信这是冬天。北方的冬天，也很少有这样的雪花飘落下



来。她踩着路沿，焦急地等待着公共汽车的到来。

一辆红色的汽车开过来了。人们一拥而上，勇敢而无畏。

向小米害怕这种场面。车上的人拚命地往下挤，等车的人急着往上拥，车门处拧出一个“人疙瘩”。大概传染着一种情绪——互不相让——谁让等于好欺负。

她一直等到第4辆车。车厢里还有空位子，她扶着椅背坐下去。经过几个月的焦虑，深知自己该休息。她把盛对虾的纸盒放在两膝之间，头靠在窗玻璃上，想睡。

因为下雪的缘故，汽车开得很慢。一个女孩在说话：“妈妈，见了爷爷说过年好。”

“是的，宝贝，谁给‘压岁钱’都要。”

“妈妈，我要吃奶。”

向小米睁开了眼睛，纯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她觉得挺奇怪，女孩看上去有6岁多，该是读书的年龄。自己教过这么大的孩子。

女孩的母亲，慌忙地俯在女孩的耳边上，说着什么话。

向小米听见了一句“吃什么奶”。

“不嘛，我现在要。”

“让阿姨笑话。”

向小米帮着说服女孩。最多一个小时，她们母女也该到家了。

她见向小米面善，也就低声说：“这孩子是个‘小奶迷’，你说怎么办好？咂不出奶来也得咂。”

向小米真的惊奇了：“这孩子有6岁多了吧？”

“上小学二年级了。有什么办法能让她忘了？”这位母亲不失时机地咨询起来。

向小米和她对视着。目光虽然绞在一起，却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也不清楚。”向小米苦笑着，“我没有经验，我的女儿没有母乳喂养。在她6岁的时候，我带她去洗澡，她惊奇地问我：‘妈妈，你也长牛奶？’”

“是吗？！”



向小米的女儿早产 20 天。这个孩子是阿虎坚持要的。按向小米的意思，晚几年再说。可是他实在想要，就和向小米商量：“务必请她帮忙。”

两个月后，向小米就怀上了这个孩子。

在生女儿时，阿虎慌得不知所措。他不知道生孩子要几天几夜，医生又不让他进产房。他索性回家做准备。

他一面煮鸡蛋，一面打量着房间：该拉条绳子晾尿布；该给孩子安一张床。很快，他又否定了后一条主意。他要一家三口守在一起，好象三只麻雀一样，都栖在一张床上。

于是，阿虎开始忙乎。小屋的地面空间太小，他就把床上的被子放在桌子上，掀去床单和褥子。下面是一张单人床，旁边拚着一块木板，木板是用砖头垫着的。这就是他们夫妇的床。它诞生于“新婚之日”，相当于双人床的四分之三。

阿虎将单人床再往外挪了挪，与木板拉开距离，用几摞砖将床与木板的距离填满，摆成单人床的高度。然后，铺上了褥子。这床相当于双人床的宽度。

他一个人欣赏了很久，甚至认为这是至高无上的创造。

医院里，向小米已经分娩了。分娩了一个女孩。取名小秋。

三

女儿童年的日子确实散乱。人们或者闭上困倦的眼睛，轻轻地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声；或者寻寻觅觅，并不知道找什么？但有一件事算得上向小米自然而然的成功，她的学生升入中学后，几乎都是学习骨干，数学底子厚实。算她走运，没人注意她培养“白专苗子”。也算她走运，是在“黑猫白猫，抓住耗子是好猫”的那一年，她被人注意了，从小学教师“升”到中学教师。

一个课后，校长告诉她：“教育局调你到二中任教。”

“是吗？”向小米很惊异。



“有什么问题吗？”校长问。

靠直觉，向小米知道校长是指房子。但她不屑一答，明明白白，说了等于没说。学校并没有空房子等待向小米提出这个问题。得到的结果只能是流行说法：研究研究或有了一定解决。

当然，向小米确实想到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阿虎应该调出“校办工厂”任教。他象一个普通的黄昏，早被人们淡忘了。

每一个人，都可能做出无法挽回的事情。那时候，随便到了哪个路口，都可以看一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

也记不清哪天哪月，向小米的同事王蓓蓓站在房间的中间说：“我刚才在马路上看了一场演出。报幕人的肚子这么大。”她比划着，有一个水缸那么大。王蓓蓓摆好报幕人的姿势：两条腿弯曲着，好象接错了骨头。两条胳膊朝着右上方拚命地挥动着，嘴里不停地说着英文的“毛主席万岁”。“Long Live Chairman Mao. Long Live Chairman Mao.”她的发音走调，加之故意渲染，引得向小米“咯咯咯”直笑。

阿虎来给向小米送书。他大概在家里整理过自己，头发不长却很整齐，比较英俊。他见向小米和王蓓蓓都在看自己，便不好意思了。

“你们刚才笑什么？”阿虎问。

王蓓蓓又重复了一遍。

阿虎乐了：“你的发音就象说谁长了个卷卷毛”。

没想到这句话会引起了后果。王蓓蓓是作为“幽默”在学校里传开的。一个星期后，阿虎被下放到“校办工厂”。不久，王蓓蓓也想办法调走了。

人若是倒霉，就象喝凉水一样的容易。

她没有提房子的事，提了阿虎的工作问题。校长说可以回来教书。政治课是不能继续教了，就教一年级的语文，暂时不担任班主任。

在夕阳泛黄的时候，向小米买了几瓶啤酒、几块咸豆腐和几块炸鱼，急急忙忙的往家赶。她急着把这个消息告诉阿虎，因为这有“平反”的意味。



阿虎在走廊里摘芹菜。向小米接过硬，说：“你歇歇吧。”

向小米说了这个好消息。

他表现得十分淡漠，没有任何表示，只管处理着炸鱼。把裹在外面的面糊去掉，鱼刺去掉，鱼肉给女儿吃。

“你觉得怎么样？”向小米见他总也不说话便忍不住地问。

“不错，不要粮票嘛。”他指炸鱼裹的面粉太多。”

“你的事？”

“我的什么事？教书的事？”阿虎并不愿意深谈。他觉得话多是一种灾难。

向小米给他添满啤酒，看着他有滋有味地喝着。人是要认认真真的活着。认真活着的具体表现是要认真吃饭。

阿虎无法摆脱内心的失望。他觉得人真是无奈，无奈于自己，无奈于世界。好象清楚了什么，便觉得烦恼很多。

确实，仔细想想，一句话，一个举动，便可能摧毁一个人的意志。那次打击之后，他变得唯唯诺诺，沉默寡言。

他说过人是最可怕的。能把同类的骨头一块块的拆开，又按需要重新组合，随便“出租”。阿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是一番壮烈的人生被失望幽缠。向小米深深地理解丈夫。

阿虎正式任教。

学生们全神贯注地看着他。肯定在家受过父母的提前教育。阿虎觉得应该郑重其事一些，但是觉得别扭。“大老爷们”的年龄了，才从“小毛头”教起。

全国高等学校恢复招生考试了，向小米让阿虎去考“师范大学”。她和阿虎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文革”初期，稀里糊涂地毕了业，稀里糊涂地当了教师。

阿虎一面答应向小米，一面教学，显得挺有底气。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阿虎的秘密谈不上什么等级。可是，他缄口不谈。他怕向小米叹气。他在“校办工厂”的师傅是大学教授。师傅的年龄深，在机器前却摇摇晃晃地象秋天的一片黄叶。他的



声音有些含糊不清，好象知道自己的黄昏来到，知道世界的目的无非是人来人往。于是，他常常对阿虎说：“不能消沉，你还年轻，年轻一岁就有一岁的希望。”

希望？

阿虎清楚地知道，自己和应届毕业生面临同一希望。基础、年龄却拉开了距离。他感到了强烈的紧迫感。

向小米却不清楚阿虎的师傅是大学教授，只是一心想让阿虎有个“大专”文凭。再伟大的女人，也希望自己的丈夫超越自己，至少和自己相等。但她确实感到了不安。这种时沉时浮的情绪来自自己，也来自阿虎。她并不知道阿虎在师傅的督促下，悄悄地学着。她也在努力，尤其到了中学后，令她不敢怠慢。她觉得教小学的时候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也许是和那个年代有关系。因为那时学校很乱。学生们不正经上课。向小米却想办法把学生拢到一起，每一个星期六的上午，都要对学生进行一次全面的考试。有个叫钢豆的男孩子，很喜欢老师的这种做法。他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就趁两个红卫兵贴大字报的机会，把挑浆糊桶的木棍给悄悄地抽了出来，撒腿往学校跑。气喘吁吁的对向小米说：“老师，这个木棍很结实，你拿回家绑拖把擦地板用吧。”阿虎经常拿这条棍子和向小米开玩笑：“白天忙，夜里熬，倒是赚了一条棍子。”

进入中学任教后，向小米感觉到自己有很重的心理负担。除了教学上的负担，更沉重的是来自同行。

先是同行们的“透视”。那种滋味很差，好象她做了一批见不得人的事。没有任何家庭背景，怎么会调到中学呢？向小米自己也纳闷，大概是工作的需要？

“透视”之后是“解剖”，看向小米的胃、大肠装有什么质量的货。那种程序，是从偷看向小米的“教案”开始的……

几个月后，向小米终于察觉了，心情很难过。她从无防人之心，觉得谁都有难为的事，谁也不容易，她最怕和人“别”心眼。

“是妒嫉你。”阿虎总这样说。



“妒嫉我干吗？都一样当教师。”

“别太认真了，有时间也该管管自己的女儿。”

女儿已经长成7岁的小学生，脖子上挂着钥匙。阿虎一直发愁，女儿上学远，上学放学的时候横穿马路，让阿虎担心。

女儿让妈妈给买张月票。向小米考虑之后，从生活费里扣除5块钱，给她买了一张月票。阿虎知道了很生气，他想让向小米抽空接女儿。可向小米忙得一塌糊涂，都在为别人的孩子忙。

向小米已经不能控制自己。她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一种近似“虔诚”的热爱。对生活，对这个世界，有着坚定的信任——那就是承认成功者。

阿虎也需要这种承认。他没有向小米那种至高无上的信仰，只有实实在在的目的：有一张文凭，让周围的人改变改变看法，自己并不比老婆差。

即使在复习考试期间，阿虎也显得并不怎么认真。因为他的经历不允许他对“结果”投入百分之百的希望和信任。在朝前走一步的同时，考虑到后退两步的余地。他很少和向小米谈高考的事。他觉得谈多了多余，最好是成功。假如失败了，那种失望和悔恨会加倍出现。虽然，他相信向小米不是那种人。

确实，阿虎从内心里还是希望能得到向小米的照顾和帮助。方式方法无非是巧妙些，使自己既能顾全男人的自尊心，又能接到“录取通知书。”

四

有一天，向小米在教室里呆到很晚。她和学生走出校门的时候，才感觉到“天全黑了。”阿虎早上说：“晚上早点回来。吃‘炸酱面’。”他知道向小米喜欢吃面条。

向小米觉得自己在“个人问题”上很幸运，阿虎几乎包揽了全部家务。家务事琐琐碎碎，总得有人去干，去想。几年来，一直是阿虎忙内，自己忙外。这种“反作用力”使得这个家庭非常和谐。这也是



向小米感到欣慰的。有什么委屈、有什么苦恼，只要回到家里，很快就淡化了。也许是向小米太顺了，反而不能理解阿虎的难处。

屋里黑着灯。她推了推门，没有推开。阿虎和小秋是不是出去了？

阿虎极少串门，有事一定会告诉邻居王嫂。

老刘和王嫂正左右看守着儿子。老刘的眼睛胀得通红，他在给儿子当“辅导老师”。在向小米的印象中，老刘只念到小学三年级。

“爸爸给你 8 角 3 分，让你买一斤花生油，一根 3 分钱的冰棍。你能办到吗？”

“一斤花生油就是 8 角 3。”王嫂插话。

“娘们家，别多嘴。快算。”老刘手里也拿着一张小纸条，不时地瞥几眼。

“一两一两的买。”儿子直奔主题。

“怎么买的？”老刘并不真懂。

“买一两 8 分 3，四舍五入收 8 分。这不，3 分钱的冰棍出来了。小学生水平！”儿子不满地看了老子一眼。

向小米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家人正在进行“脑力”劳动，她想知道阿虎去哪了？

“刚才还在家。”王嫂答复。

儿子急于和向小米讨教。他插空问：“阿姨，25、35、45……的平方有什么规律不？”

向小米顺势坐下，拿起一支铅笔：“是这样，第一个数乘跟在它后面的那个数。例如：2 的后面是 3。”她在一张空白纸上写着“ $2 \times 3 = 6$ 。然后接 25，结果是 625。”

向小米正要验证这种规律的原因，从她的房间那边突然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一定是摔了什么？她起身往外走。家里的灯已经亮了，阿虎脸色很难看，眼睛紧紧盯着不知所措的向小米。

红色的玻璃碎片散落了一地。花瓶破碎了。这个房间没有了装饰品。



小秋躲在床的最里头，惊恐地看着爸爸妈妈。

他们一直在家。

向小米靠近阿虎，温和地问：“你怎么了？”

“离我远点。”

向小米从来没有见过丈夫发这么大的脾气。此时，她还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因为回来晚了？她想解释一下原因，刚说了几句，阿虎的火气更大。几乎面目全非：“闭嘴吧！”慌得向小米急忙打开收音机，将音量调到最大。她怕邻居们听见家里在吵架。

收音机的嘈杂，掩饰着阿虎的吼叫。向小米至此才知道，丈夫已经忍耐很久了。她一声不吭，让丈夫把想说的话都说完。

女儿害怕地说：“妈妈，我饿。”谁都没有吃晚饭。

她到走廊的“木头盒子”里看了看，菜板上放了一小堆肉丁、一小堆胡萝卜块和花生米。还有一碗豆瓣酱。

阿虎显然是一直在等，等得太心焦。向小米知道自己太过分。她捅开炉子，开始做饭。

女儿吃了半碗面条后，躲到被窝里了。阿虎没有吃，倚着床闭起眼睛，好象不愿多看向小米一眼。

向小米也没有吃。她把一盆衣服端到公共厕所，让水管慢慢地流着水，再把地上的碎玻璃片打扫干净。

等她把衣服晾在走廊的时候，阿虎已经睡了。

她回到屋里，一副沮丧的样子，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一动也不动。

不知道有多久了，什么时候开始的，阿虎的焦虑……向小米努力地使自己清楚一些，可实在太疲劳了，便走到床边。

她突然发现，阿虎睡觉的姿势很特别，身体向右侧弯曲着，胳膊支撑着全身的重量，仿佛悬空一般。向小米觉得脊梁上有个冷颤。难怪他的胳膊经常发麻。几年之中，阿虎常常睡得最晚，而向小米的头只要沾上枕头，那一定会睡得死去活来。

原来是这样，中间的空稍宽一些，能让向小米平躺着。